

秦人文集·四

（文学评论卷）

长安思评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秦人，本名张春喜，陕西武功县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煤化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榆林学院兼职教授。199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获得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全国煤炭系统“乌金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等中外各类文学奖励40多次，论文发表和获奖10多次，主编教材教辅类图书4部。

长安思评

秦人文集·四

（文学评论卷）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思评 / 秦人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0

(秦人文集)

ISBN 978-7-5513-0722-2

I. ①长… II. ①秦…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5644号

秦人文集·长安思评

作 者	秦 人
责任编辑	曹 彦 李 玫
整体设计	胡锋瑞 缪华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11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22-2
定 价	130.00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89107718

对文学的坚守是人生的态度和情怀

（自序）

去年看到《北京文学》在进行关于文学意义的讨论，我觉得，在当前讨论这个话题很有必要，也值得喜爱和关注文学的人们都来思考一下，能形成激烈的辩论更好。当然文学的意义不是争辩出来的，而是它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它，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不管社会怎么变，以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会变，文学作为反映人类社会人文思想的表现形式不会变。那么，在变的是什么呢？在变的是物质形态产品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精密；在变的是意识形态上观念、观点等的多元化。在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都在不断变化的同时，文学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我认为，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敢于面对现实和良心的勇士，也不缺乏甘于清贫、苦守寂寞的文学干将，很多作家都是因为准确把握了时代变化、社会变迁的脉搏而成为作家中的楷模。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追求越来越高，同时，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一是文学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被时代、被人民大众冷落；二是前些年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发展，导致了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和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三是真正打动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品不多，反映民生的作品力度、深度不够，文学作品的张力、震撼力还嫌不足，不能适应人民大众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反之，文学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我们在探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还需要追问文学的内部环境是否适宜文学的发展，是否适宜作家的创作？曾几何时，一些文学组织逐渐官僚化、利益化、圈子化，在作家的培养方面作为不多或不理想。我们也看到，一些文学杂志编辑的选稿标准和领导干部选人用人的标准没有什么两样。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编辑认真给作者回信改稿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一封退稿信也难得见到。

当然，我对文学圈里有些现象也不能苟同。文学圈子内或相互攻击或相互吹捧的现象同时存在，有评论家把相互吹捧叫“相互按摩”，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对，圈子里的人“按摩”使得相互舒服，圈子外的人只好望“圈”兴叹了。

我有时也在想，一本文学杂志十元左右，有人可以每天抽一盒十元甚至更贵的烟，却不会买一本文学杂志来看，这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呢？或许是某些人不喜欢文学杂志？但是喜欢文学的人或买或者订文学杂志的也不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一是现在信息浏览的方式很多，电脑、手机上都可以读到免费的文章，不一定要通过订阅文学杂志来阅读；全民阅读已经被全民阅屏代替，电视、电脑、手机等图像浏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文字阅读，导致人民大众的文字阅读需求减少。二是文学杂志所能提供的阅读产品不能引起人民大众的阅读兴趣，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也就是说，真正反映时代的具有震撼力的重量级作品还不多，真正打动人民大众心灵的精品力作还不多。

我个人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值得商榷。在计划经济时代，专业作家来源于群众，为群众创作，反映群众生活，有其历史原因。现在，专业作家和现实的距离较大，难得有机会深入生活，创作的作品也有些脱离现实。重要的是对于非专业作家的扶持。非专业作家往往具有某一行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于行业内的情況了解深刻，但他们往往被排斥在文学圈子之外，在发表、出版等方面得不到支持。各级文学组织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减少甚至取消专业作家，形成对大多数会员支持的普惠制，或者按照创作成绩情况给予奖励或支持。

我们在探究文学意义的同时，看到了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不是孤立的，是整个社会对文学的态度，是文学在社会中自我突破、自我发展的曲折道路。任何一条路都是曲折的，我们不能指望文学的道路是宽广的，如果做文学真的就那么随随便便能成功，谁都能写出史诗性的巨著，就不是我们所喜爱的文学了。文学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是因为它聚集了无数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诗性的文学人的智慧与心血，文学在自我发展中必然要选择一些代表人物，那些千古留名的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就是历史的选择，绝非一些徒有虚名的人可以获得的声名。文学是靠作品、靠实力说话的，也是有底线的，是不能玩儿的。

说到底，我认为，对文学的坚守是人生的态度和情怀，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的追求，书写的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从事写作需要对自我有基本的定位，做文学需要做老实人，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甚至要做一个痴人，没有对文学如痴如癫的坚持，我们早就和文学渐行渐远了。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坚持着、坚守着，就是因为文学是我们做人的表现，在文学上体现了我们做人的原则。

我常常问自己，文学之路这样艰难，为什么自己还矢志不渝呢？说实话，文学给不了我生活所需，但我的精神所需和灵魂所需来自于文学，和文学结缘，不需要理由。唯有长期坚持下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得其乐，乐在其中，我想，这就足够了。

目 录

对文学的坚守是人生的态度和情怀（自序）

第一辑 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

贾平凹《废都》的文化意义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和意义

第二章 贾平凹的写作背景

第一节 贾平凹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二节 贾平凹的艺术手法

第三章 性：一种生活消费

第一节 趋利性的消费

第二节 无道德的性消费

第四章 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

第一节 为自己的人

第二节 圈子里的人

第五章 社会：男人和女人的组合

第一节 男人、女人看男权社会

第二节 男人、女人看男性和女性群体

第六章 结束语

参考书目

反视与反思

——浅评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压抑与释放

——浅谈张贤亮小说的人性追求

美的嬗变

——中国新诗新时期十余年美学透视

第二辑 作家、作品与秦腔研究

王安忆，一个孤独的形象者

长恨无恨

——王安忆《长恨歌》的文本解读

大上海情与戏的终结

——浅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当代知青小说中的“文革”叙述模式研究

——浅评许子东的《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

感性与理性

——浅评罗伯特·詹姆士·沃勒小说《廊桥遗梦》

从《易俗社秦腔剧本选》看秦腔的特点

秦腔起源与发展初探

第三辑 文学评论

关中平原上的生命之歌

——简评高建群长篇小说《大平原》

陕北高原上的歌声和叹息

——简评侯波中短篇小说集《稍息立正》

乡村叙述：道义与人性的抉择

——浅谈贺绪林小说集《女俘》的审美印象

关中印象：历史片段与文化冲突

——简评贺绪林长篇小说《野滩镇》

毁灭与重生

——浅谈贺绪林长篇小说《爱情并不如烟》的人性追求

行吟的歌者

——浅谈陈自民的诗歌思想和艺术

高老庄：世纪末中国农村的标本

——简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老庄》

谁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大唱挽歌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话题与葛红兵先生商榷

批评，请对余秋雨文明一些

无知者的心里话

浅谈“文学秦军”现象的特点和问题

关于评论的那些事（代跋）

第一辑

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

贾平凹《废都》的文化意义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1]自1993年发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各种媒体竞相炒作，一百万发行量、一百万元稿酬、“当代《红楼梦》”“现代《金瓶梅》”等媒体报道内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人人都想一睹为快。事实上，《废都》正版的发行量的确近一百万册，但盗版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再加上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台湾风云出版公司的繁体版《废都》，海内外二百多万册的市场发行量，在文学已经落寂的20世纪90年代初，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创下了文学作品发行量的一个奇迹，给海内外文坛造成了一场不小的“文坛地震”。文学评论者也不甘寂寞，在1993年至1994年，相关《废都》的评论也创下了一个奇特的景观，与《废都》有关的评论在海内外如火如荼，大小媒体争相评论，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废都》。一部文学作品，受到社会各界如此的关注，这是自1949年以后的中国所少见的。直至今日，各种评论依然不绝于海内外报刊。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的“文化意义”。因为在我对有关《废都》的评论的调研中发现，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人对《废都》的理解各有不同，持不同政见和不同批评方法的人对《废都》的看法也有所不同。那么，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在经过“《废都》热潮”之后，如何理性、公平、公正地看待这部作品，是十分必要的。

《废都》自出版以来，来自各界的评论褒贬不一。中国有很多评论者只看到了性，认为这是一部有伤风化、道德沦落、精神颓废的作品；另外一些评论者从这部书里看到了作者对时代的隐忧，看到了问题而不是性；还有一些评论者甚至肆无忌惮地谩骂，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这种非学术的批评，在意识形态为主的中国内地非常地多；因为被认为有宣淫之嫌，《废都》在中国内地被政府列为“禁书”，直至2001年前后才解禁。

一些评论观点认为，《废都》是贾平凹要写成《金瓶梅》和《红楼梦》那样的作品，既要惊世骇俗，又要针砭时弊；有一些人读《金瓶梅》和《红楼梦》，总要惊叹这是人间奇书，却为《废都》写了现世的事情而大发议论。一些人认为，《废都》不可能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可以安妥他的灵魂，因为所谓西京已经变成一座“废都”了。还有人认为，《废都》里是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边有自然符号、象征符号、文化符号、生命符号等组成的符号世界。

在此，我对三篇《贾平凹论》^[2]做了一些整理和回顾，它们的主要观点是：

胡河清的《贾平凹论》认为，贾平凹对中国神秘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在其作品里也显示了很多神秘文化的气息。贾平凹对男女性别的体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处处都有《周易》的痕迹，贾平凹的小说达到了天、地、人合一的境界，道家思想很浓厚。同时贾平凹也得到了佛家自明之传，进入了神性境界，他认为，这也许就是贾平凹的当代文化的意义所在。

费秉勋的《贾平凹论》认为，贾平凹能做到对现代意识的摄纳和对中国文化及美学传统的传承，从而使二者“联姻”。贾平凹是一个艺术型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对艺术美和艺术情趣的追求、把玩和陶醉；同时，他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不断提高精神层次和艺术追求。

赖大仁的《魂归何处——贾平凹论》认为，贾平凹是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可以说是“贾平凹现象”。贾平凹的“商州文学”是从理想追寻到现实的反思，其《浮躁》是一种时代情绪的概括；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由农村题材开始转向城市题材，《废都》被作者言明是能安妥他的灵魂的一部作品，实际上却无法安妥其灵魂。贾平凹在城乡之间的冲突中困惑、徘徊，拒绝城市文化，而对农村文化也提出了疑虑。

我认为，《废都》这部作品的出现，是贾平凹思想、写作方向、写作手法的一次转型，是他从农村题材向城市题材转移的一种表现，也同时表现出了他在城乡之间灵魂的挣扎。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条线索：

1. 从《浮躁》到《废都》再到《高老庄》^[3]。从文化心理上来看，《浮躁》是一种无可适从的世纪末的“浮躁”情绪；到了《废都》这里，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颓废情绪；而到了《高老庄》，就是对世纪末情绪无法把持，城乡经济矛盾、文化冲突激化，由个人的冲突演变为集体性的爆发。所谓世纪末情绪，我认为它是在20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为改革开放而逐渐开放，在长期禁闭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旦放开之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事情都出现了，中国人无法对当时的社会集体性浮躁情绪做出解释，便称之为世纪末情绪。从人物角色来看，《浮躁》是农村人从农村到城市又回到农村；《废都》是曾经的农村人在城市生活不适应而想回归农村，但却和农村生活有了距离。到了《高老庄》这里，这个曾经是农村人的城市人回到了农村，却发现他对农村也不适应了。从写作的内容来看，《浮躁》写的是农村，《废都》写的是城市，《高老庄》写的是农村，贾平凹既想写城市，却又放不下自己喜欢的农村题材，城市与乡村从思想到内容到形式上都始终纠缠着贾平凹。

2. 都市题材：从《废都》到《土门》再到《白夜》^[4]。贾平凹的这三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都写的是城市文明的没落、城市人的颓废和城乡之间的冲突，着重点在城市人的精神无所依靠，灵魂虚无、漂泊。作为传统文化气氛浓厚的城市——西京（西安），却也是废弃文化、糟蹋文化，甚至是毁灭文化的地方。贾平凹的文化思考和文化关怀也就彰显在其中了。本文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演变、积淀、传播和遗存。那么，所谓的西京的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西京这个地方的历史演变、积淀、传播和遗存。

因为对这部作品的评论，评论者各取所需，各抒己见，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太浓，一些人只看到了性，还有一些人只管骂人，只有部分评论者，能够公平、公正地评价这部作品。“《废都》像一只万花筒，有的人从里面看社会，有的人从里面看故事，有的人从里面研究艺术，有的人则专看那些失控的描写。没有明确清晰的主体，它受欢迎就因为不论各色人等，你想它是什么它是什么。”^[5] 怎样看《废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看什么也是很重要的，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废都》这部书很有帮助。一些评论者是这样评价《废都》的：

《废都》属于世情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有极密切的血亲，又糅合现代生活语汇，糅合的功夫之到家令人惊叹，可说得“金瓶”“红楼”之神韵。其叙述语言的练达、酣畅，丝丝入扣，浑然天成，就小说艺术而言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6]

在这里，性的描写都为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关系所必须。当然，尽管作者不少地方做了删节、力求含蓄，但由于文字炫目而富于表现力，有可能使某些读者据以坐实现代《金瓶梅》的说法。我觉得，只有越过性描写的角度去看待《废都》，才能更好地理解《废都》。^[7]

我认为，这种评论的态度和视角是能够被人接受的，也是比较实际的、公允的。我的研究范围将在文化的视角内研究《废都》的意义，以期能从一个比较准确的角度看待和解释《废都》。

通过对贾平凹的作品的梳理与分析，我发现，贾平凹的作品从地理上总是离不开商州和西京，从人物角色上总离不开农民和知识分子，从思考角度上总离不开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和神秘文化等）。因此，在对本文的解读上，我是从“文化”这个角度去看，并以此作为本文的方法论。在对涉及贾平凹和《废都》的资料调研中，我发现，大多数的评论者都认为，贾平凹是一个艺术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很浓厚的文化意蕴和艺术性、

趣味性，从艺术的、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和写作，是贾平凹的一贯写作手法。因此，对于《废都》的评论，我更趋向于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去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性、人和社会是和文化紧密相连的三个要素。首先，在文化所表现的意义和层次上，总是在展示性的文明和自由的挣扎，性是在人类进化史、文明史和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解放的一个历史重负，是人从动物群中脱颖而出成为智慧生物的一个标志。生理的性和被赋予道德意义的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纠缠在一起，成为人们永久的讨论话题。性是人的一个属性，而人又属于社会，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关系。其次，人首先是属于一个家庭、团体、单位或组织的人，人的活动受到这个圈子的制约，人不可能超越这个圈子。人一生后，就必然属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圈子，在进入社会后，也同样要活动在一些圈子里边。这些圈子或者属于一个体系，或者是自成体系，人的一生主要活动将在这个体系中展开。第三，在社会上，人还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男女两性的两极世界，这两个世界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两者之间在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两者因为其着眼点和立足点的不同而发生分歧。男女两性在看待对方和社会的角度与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探讨这些将有助于认识本文的一些问题。

性、人和社会这三者，从社会关系来看，性（个体）→人（整体）→社会（社会关系总和）所呈现出的是一个由小到大的关系，从属性关系来看，性（人的一个属性）→人（人的多元属性）→社会（人的属性关系总和）所呈现出来的是由个体到总体的关系。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只能沿着一条思路去走，也只能从一个角度去研究，我的研究结构主线是按照社会关系来设计的，副线是属性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要分得太清也是很难的，两者之间也是有互动关系而且是很密切的。在本文中，贯穿始终的线索是性和性关系，这也是小说的一条主线，因此，抓住这个要点去研究，可以抓住本文的主要脉络，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也是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的。

研究性、人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一个重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性是人的一个个体属性，人处在社会的结构之中，社会是包括了所有关系的总和，是所有事件的背景。在这一条链状关系中，性、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所贯穿，故事情节和社会背景也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三者之间，既有横向的关系，也有纵向的关系，而研究这些关系，就显得很有意义。

我之所以要从性、人和社会这三者来研究《废都》的文化意义，首先，我是要从文化运作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第二，性、人和社会是《废都》中所表现出的最具矛盾性的方面，主要人物和突出事件都和这三者密不可分；第三，从社会关系和属性关系来看，这三者之间有着从小到大和从个体到总体的关系。

因此，我的观点是：一、性：一种生活消费，将从性的消费的方面来谈性在本文中的意义；二、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将从人是属于社会的这一属性来谈，从人是为自己的人、圈子里的人和体系中的人来谈；三、社会：男人和女人的组合，将从男人和女人的角度来看社会。

研究《〈废都〉的文化意义》的目的在于，从我所思考的文化的层面对《废都》进行解读，探索作品在文化上所要表达的意义，公平地、公正地看待这部作品，正视并正面予以评论。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和意义

本文拟从文化这个角度去看《废都》这部作品，这是因为贾平凹是一位传统文化根基很深厚的人，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系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思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商州系列”，探讨了“商州文化”在当代的不同形态。“商州三录”（《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8]具体地描绘出了一幅商州的文化形态和状态图。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商州而写的，也就是说，作者对于他的出生地商州有着一份特殊的、深沉的、甚至执拗的偏爱，使他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商州文化生活之图。

然而，《废都》却是一部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与他以往的农村题材有所不同。但这部作品依然坚持了作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或者说，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并表现了若干问题。有的读者从小说中看到了性、颓废、无奈和心理的挣扎，但就在这种表象之下，作者还有一种文化思考，却不为人们重视。

所谓“文化”，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的定义各不相同，据彭兆荣、陈向秦^[9]考证，给文化定义的人有二

百多位，却至今没有一个完全被认同的。吕斌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能动的适应环境的方式，其实质是人的可以传递的非遗信息，特别是体外信息。”^[10] 这个定义是从信息论来看的。台湾沈清松^[11]认为，文化（culture）要和文明（civilization）一并考虑，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原为“耕种土地”之意；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原是公民之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体，泛指一个社会的思想与行为的模式、信念、价值体系、象征、技术等。冯天瑜说：

中国典籍（主要是儒家典籍）里的“文化”，指诗书礼乐、政治制度、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至于近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拉丁文culture（拜神，耕作）意译而来。它含有广义与狭义的双重内容。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此外，考古学上的“文化”，则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的总体，通常以首次发现地点或特征性的遗迹、遗物而命名，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12]

这个对于文化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我能够认同这个对于文化的理解。但我认为，对于文化这个词的概念，只能概括出它的特征，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并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当我们能够给文化一个所谓的准确的定义时，这个定义事实上已经很难包括某个具体研究对象所含有的文化素质。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还在不断地演化、进化，作品中的那一段历史的断面所表现出的文化，在研究者看来，随着时间的转移，其文化的时间和空间都已经转移。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对待这个“时空落差”就显得十分重要。研究对象是某一历史的断面，而研究者往往站在今天的历史空间和价值体系之中来研究，即使研究者能够站在这个文化演进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来研究这一历史的断面，那么，这一历史的断面随着时间的变化，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废都》，它被中国的媒体炒作过，被中国政府禁过，现在又被中国政府解禁，说明中国政府对这本书的看法和态度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文化”这个词的相关定义很多，也就是说，文化很难定义，每一个定义都不见得完全准确。

美国已故的人类和社会学教授克莱德·克鲁克洪说：“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打喷嚏乍看像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文化·社会·个人》，R·M 茂辛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13]

本文所要谈的文化，是从文化的表现和运作的层次来谈的。我认为，既然文化很难定义，那么从它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来谈，可以呼应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文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运用的关键在于，我认为，文化是可以运作的。我所运用的“文化”是我所看到的文化的运作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我认为，“文化”这个概念是如我所见的这样在《废都》这部作品中运作的。文化运作的模式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我所指的“文化”便是《废都》这部小说中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当然，也包括小说所发生的地方西京（西安）的文化运作模式，以及小说中的文化和西京文化的相互影响。

关于文化是可以运作的，我的依据是，在对文化的研究方面，有四种论调：进化论、退化论、静止论和循环论^[14]。持“进化论”的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和怀特。他们的共同点是：人类文化是进化的，是一个不断地向上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儒家是持“退化论”的，他们认为，三皇五帝时期是最好的，周公时期也是好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腊神话也是如此，人类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青铜时代，最后到黑铁时代，到近代则以卢梭的言论为代表。“静止论”认为，文化模式无非就是一种永远保

持不变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不管其他东西怎么变，但文化的这一核心却是静止不变的。“循环论”主要由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倡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世界被创造出来后，末日来临，世界被毁灭，新的世界复活、诞生；佛教也认为，世界由怀、空、成、住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往复无穷，在怀劫宇宙毁灭，在空劫持续毁灭状态，在成劫宇宙重新生成，在住劫则继续保持存在状态。从这四种关于文化的研究论调之中，我看到文化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单纯的进化或者退化，只有在一种运作的状态下，才能清晰地解释文化的走向。最明显的例子是，从三大宗教的教义看来，我们能看到三种宗教文化的运作模式，但很难给它们完整的、具体的文化的定义。

当然，文化还有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之分。古代文化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是指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古代文化为适应现代文化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现代文化可以视为对古代文化的延续，但因为现代文化过多地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科学体系的影响，使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伊夫·瓦岱说：“人们对现代性（modernité）这个概念的兴趣还需要证明吗？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我们大家看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15]即便是传统文化自身，在其发展延续的过程中，也非一成不变。比如，唐代文化就融入了藏文化、西亚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辽金文化也不断地融入汉文化，即便是两宋文化，也是不尽相同，整个宋朝一直都是在与辽金的妥协、让步中进行的；而元代取代宋之后，蒙古文化也融入了整个汉文化的体系，加之元代版图已延伸至今伊拉克，西亚、东南亚的文化也融入了汉文化；明代又恢复了汉文化传统；而到了清代，满族文化又强势地融入了汉文化；再从清末到民国期间，西方文化也随之而来，有学者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到了1949年以后，整个传统文化在中国面临了灭顶之灾，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与之而来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体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东方代表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借助政治的力量，成为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标准。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动乱之后，开始改革开放，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一种融合了东西方和古代与现代文化于一体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不具备特定的形态，但还可以找出一些特点，比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他还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诸如此类理论的指导下，此后的中国当代文化迅速转型，在中国政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事实上已经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那么，我要说明的是，在政治模式改变之后，文化也会紧随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文化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有其特色。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文化的差异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本文也使用了“文化人”的概念，简称为“文人”。既然“文化”是不好定义的，是可运作的，那么所谓“文化人”，本文暂且认为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在社会群体当中，所谓文化人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知识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能画等号”。^[16]这个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一定是文化人，但我认为文化人肯定是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废都》中，“文化”的运作特征是这样的：首先是文化寻根。在《废都》中，作者对各种文化表征和文化符号的关注与暗示，是作者在寻找失去的文化之“心”。这颗心，经过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潜移默化，加之儒释道等宗教的驯化，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内涵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传统。在中国传统社会瓦解之后，这种文化传统也随之逐渐式微，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当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大潮随之汹涌而来，人们的精神显得空虚、无聊、无助，无所寄托，无所依凭。历史，既是一种文化资源，也是心灵的重负，在这个十三朝古都的西京，就更显得沧桑、悲凉甚至悲怆。作为具有文化负重和文化接力任务的文化人，他们的精神世界面临着和历史的接轨与对现实的拷问，于是就有了文化寻根的思考。《废都》中的文化寻根表现在小说的神秘色彩上，贾平凹的文化趣味在于他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文化来表达他的思想。鬼神、天象、异人、附灵物的出现，使小说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对人生世相的不可破解的因素，都被化为鬼神、天象、异人、附灵物等形式来出现。宿命论、因果论在小说中表现了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思索，人生、命运、前途等，都被认为是有一定的因果轮回的，从小说中出现的神秘古书《邵子神算》《奇门遁甲》《梅花易数》《大六壬》《皇极经世索引》等，就可见一斑。

其次是文化失重。传统文化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分量，无法支撑现代人的思想和灵魂。而在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已经很空虚了，在人的身上，文化的因素已经变得很少很单薄。“重力”原是一个物理名词，意思是指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失重”是指物体在失去地球引力情况时的状态。这里借用“失重”这个词，来表达文化在失去引力和重心时，那种无处依凭、飘浮不定的状态。社会的文化失重，也使文化人自我失重。文化人的“堕落”说明了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已经被攻破，创造思想的人已经停止了精神创造，而陷入了物质的肉欲的狂欢之中。这种“堕落”也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堕落，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男人嫖娼狎妓不算违法，也非道德谴责的范围。现代家庭文明是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上的，嫖娼、狎妓、婚外恋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要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同时，我认为文化人的迷失也代表了现代文化的迷失，使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与前景遭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像《废都》中“四大名人”这样的文化人往往是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关注。同样，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是一个阶层的代表，他们被人们认为是豁达、开朗、学问深、层次高、有远见，因此，一般认为，如果连这样的文化人都堕落了，那么，一般人就更不必提了。

庄之蝶作为一个知名文化人（名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化人的一个代表，他从头到尾都扮演了通奸与强奸的角色，说明现代文化和文化人已经彻底堕落，并走投无路。性爱在小说中只是一个道具而已，它的反复出现，只是为主人公的角色演出增加场次而已。在小说中就说明庄之蝶的淫乱已使文化人的代表者意乱情迷、无力自拔。

奶牛^[17]象征着传统文化，庄之蝶趴在牛腹喝奶，牛也愿意让他喝，奶牛和庄之蝶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的关系是文化脉源与文化继承人的关系。奶牛病了，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出了问题。奶牛瘦得皮包骨头，是传统文化已经无路可走、穷途末路。奶牛死亡，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终于不可调和，庄之蝶在最后也无路可走。

再次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迷失。十三朝古都的繁华依旧，却好似气数已尽，即千年的王者之气已经荡然无存，一座千年古都变成了权力的交易所、性欲狂欢的饮宴和攫取金钱的宝地。人格、尊严、精神的失落，已使当代之人变成一群行尸走肉。思想麻木又贪婪、肮脏又无奈，人们极尽疯狂地攫取金钱、权力和女色，而不惜出卖、租借甚至抛弃灵魂，把人生当作赌场，把生活当作买卖。因此，真正失去的是十三朝古都的风范与追求，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迷失使豪爽变为狭隘，使天赋变为攫取的资本，使宗教变为卜卦和镇鬼符，几千年的文化与文明骤然断裂，人们不知所为而为。

还有，性作为道德的一道屏障已悄然瓦解。道德沦落、文化没落、心理浮躁等世纪末的焦虑因素，导致人们行为的错乱与思想上的麻木和迷茫。本文中的“性”，除非另有说明，一般都是指生理上的性（sex），而如果要表达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时，将会用男性、女性、两性这样的词。本文将涉及道德这个概念，道德在古今都有不同的定义，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也有所区别，那么我比较认同李泽厚关于道德的解释。他说：“道德本是维系群体人际关系的原则、准绳，它是一种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微调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长久习俗。”^[18]他认为，“所谓‘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所应适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19]他在《历史本体论》中还说：“本章只拟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道德做些现象描述：即认为道德是个体对社会人际（某群体如家庭、宗族、集团、民族、国家、党派、阶级，等等）关系在行为上的承诺和规范。”^[20]我也将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谈道德的。

最后，欲望膨胀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表征。金钱欲、性欲、权力欲等欲望的膨胀，使刚刚开放的社会进入一种集体性迷失状态。政府官员、文化名流、经济精英等社会主流人物的没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风气，促使社会群体的浮躁情绪空前高涨。政治、社会的腐败与腐化加剧了社会的思想危机，民间歌谣传递着民声和民怨，社会的不公正不可挽回地使人们失去了心理依傍。

在《废都》这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欲望是统摄全局的一条线索，各种各样的欲望在西京（西安）这个古老而又新潮的都市里泛滥。欲望的主体痛并快乐着，在爱与恨、生与死、权与钱、地位与名誉等问题上纠缠着，在矛盾中寻求解脱，却陷入了更大的矛盾深渊。同时，欲望又和本文的结构主体——性、人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也着重从性的欲望来阐释人的社会性的一面，而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关系又将本文的结构主体紧紧联系在一起。

由此，我所要表现的“文化意义”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根源。所谓意义，既包含小说所表现出的上述诸方面的矛盾关系，也包含小说所暗示的意味。

综上所述，我在本文中所说的“文化意义”是指文化的运作特征，也就是说，文化所呈现出的内容与内涵。所谓“《废都》的文化意义”是指从我所主张的文化概念出发，在西京（西安）这个文化场里，探索文化在《废都》这篇小说中的运作状况、运作规则和运作形式。

研究“《废都》的文化意义”这个命题，旨在探讨这部作品在“文化”这个层面上有什么深层次的表达，探索作家的文化追求，呈现作品所表现的文化旨趣。

注释：

[1] 本文采用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本。除此之外，《废都》还有至少5个版本，分别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繁体版，台湾风云出版公司1994年繁体版，南韩汉城文化社1994年韩文版，日本中央公论社1994年日文版，法国司托克出版社1997年法文版。

[2] 三篇《贾平凹论》中的一篇是论文，两篇是专著。胡河清的《贾平凹论》刊于他的评论集《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费秉勋的《贾平凹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赖大仁的《魂归何处——贾平凹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后两部为专著。

[3] 《浮躁》（作家出版社，1987）主要讲了主人公金狗从农村如何奋斗到县城和州城，他身上既具有农民的诚实、淳朴，也具有农民的狡黠。从他争取招工名额到州城报社当记者，无不显示了一个读了书的农村人的狡黠的智慧。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农村的年轻人金狗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田、巩两大权力集团中间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去州城当记者的机会，同样也因为得罪了这两大集团，而被冤枉入狱，最后回乡种田的故事。这篇小说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和城市文化冲突，农村人和城里人在人格上的冲突，以及时代的张力和压力之间的冲突。正因为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浮躁”特征，而在1988年获得第八届美国飞马文学奖，同年《浮躁》获西安文学奖。《高老庄》（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写了在西京某大学当教授的子路带着新婚妻子西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高老庄，西夏在这个个子矮、形如蝎子状的高老庄镇发现了她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她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并千方百计地帮助村上的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子路，却在农村人的自私、贪婪、狡黠中失去了对他们帮助的信心，子路和西夏也因此发生了矛盾，子路提前回城，而西夏留在高老庄帮助农民。小说暗示了生活在高老庄的这个古老民族的一支的人种已经退化，怯懦、无力、低矮，贪婪，而且连这个地方的文化也退缩了，但外来的西夏却不然，她有帮助当地农民的信心和勇气，使生活在高老庄的人们为之耳目一新，使高老庄的封闭的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小说写了一个农村人到了城市以后却回不到农村，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这是对这种从农村走出去的文化人的莫大讽刺，而外来的人却可以走进这片土地，并为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的改变而努力。《浮躁》《废都》和《高老庄》都是写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笔杆子（文化人）艰难的生活和奋斗历程，在《浮躁》里是从农村走进城市，最终又回到了农村；在《废都》里是从农村走到城市后虽然思念农村的生活，保留着一个农民的个性，但却在城乡的文化差异中思虑万千、徘徊不前；到了《高老庄》里，这个农村来的文化人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他和农村的脐带已经割断，他已无力改变正在退化的民族的体质和心智，他在这种文化差异中已无所适从。

[4] 《土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写了西京郊区一个叫仁义村的地方，在面临城市扩大，需要拆迁的情况下，一个江洋大盗成义从外面回来当了村长，领导村民和城市的延伸做着斗争，他们为了不使仁义村消失而和政府抗衡，但最终却还是被城市吞掉了村庄，成义也因为偷盗而被判死刑。这是贾平凹所写的农村和城市抗争最激烈的一部小说，城乡冲突在这里达到了一个高峰。《白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写了一个漂泊在西京的流浪艺人夜郎的故事，他依然是贾平凹笔下的一个闲人，他在一个鬼戏班扮演鬼，生活中也半人半鬼，夜里常常夜游，还去开别人的门，这是他偶尔拾了一个再生人的钥匙，就变得莫名其妙地染上了鬼气，唱鬼戏、演鬼、如鬼夜游。他和两个女人的爱情也无疾而终，他在这个城市里孤独、苦闷、无聊，活得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白天喝得醉醺醺的，夜里就在城里游逛，百无聊赖地把身子搞得筋疲力尽，最终重返目连剧团，去做精卫填海式的无望的自我拯救。一个乡下来的文化闲人在西京城里经历着精神上、灵魂上和肉体上的煎熬，却无法救赎，也无力救赎，更无人来救赎他。《废都》《土门》和《白夜》从文人的颓废、无奈和痛苦来看，是作家对城乡经济和文化的思索，是展现城乡矛盾冲突的系列作品。

[5] 二马. 别把《废都》给废了 [C]. 废都废谁.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47.

[6] 雷达. 《废都》当代世情小说 [C]. 废都废谁.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44.

[7] 白烨. 《废都》，贾平凹大转变 [C]. 废都废谁.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45.

[8] 贾平凹. 商州三录[M].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三篇，原分别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后结集出版。）

[9] 彭兆荣，陈向秦. 东西方文化解析[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1：1.（原文是：“据统计，迄今为止给‘文化’定义的名人就有二百多位，却没有统一认同的迹象。”）

[10] 吕斌. 文化进化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7—18.

[11] 沈清松. 质的文化指标与文化生活[C]. 文化的生活与生活的文化. 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9：18.

[12] 冯天瑜. 明清文化史散论[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2.

[13] 吴国璋. 我们和我们的影子——《废都》的文化意义及其他[C]. 废都废谁.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70.

[14] 根据吕斌《文化进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第7—8页《文化是进化的吗？》，对原文有取舍.

[15]（法）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16] 吴国璋. 我们和我们的影子——《废都》的文化意义及其他[C]. 废都废谁.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74.

[17] 在《废都》中，有一头奶牛自称“哲学家”，它来自终南山，被它的主人刘嫂牵着到城里来卖奶。这个刘嫂有感于现在西京城里的假牛奶、牛奶掺水的情况，就想到了把牛拉到城里现挤现卖，就这样遇到了庄之蝶，庄爬在牛身下吸奶喝，因此和刘嫂与牛相熟。自一日庄之蝶说这牛像个哲学家，牛便从此把自己当成了哲学家，并思考人类是如何退化的，而牛如今还是如此地健壮，人自私、贪婪、破坏环境，而牛却保持了一个原始动物的本性，并自誉为一个伟大的具有先知先觉的牛，而人却已经退化了，除了脑袋越来越发达，四肢却越来越退化。（54—57页）.

[18][19][20]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5—50.

第二章 贾平凹的写作背景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省丹凤县人，1952年2月21日出生。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杂志主编等职。著有小说集《兵娃》（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姐妹本纪》（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8）、《山地笔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野火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商州散记》《小月前本》（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腊月·正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晚唱》《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浮躁》（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妊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废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白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土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高老庄》（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怀念狼》（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等，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先在《收获》（2002年第二期）上发表，并出版单行本。著有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商州系列有“商州三录”（《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等。散文集有《月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爱的踪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心迹》（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抱散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守砚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等24种。诗集有《空白》（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以及评论集《平凹文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静虚村散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平凹之路》（与穆涛合作，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等三种。1978年《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文论《满月儿之外》获《十月》首届文学奖；1982年《山镇夜店》获南京《雨花》杂志第一届“雨花奖”；1984年《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该部小说获陕西省文艺“开拓奖”一等奖；1985年《鸡窝洼人家》获西安市作家协会首届“冲浪”文学奖，同年获1982—1984年《十月》文学奖，《腊月·正月》获北京市政府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一等奖；1987年《天狗》获西安文学奖；1988年《浮躁》获第八届美国飞马文学奖，同年《浮躁》获西安文学奖；1988年《故里》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1988《动乱》获美国无比柏佳索斯奖；1991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2年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1997年获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奖。

贾平凹的作品和他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陕西民风、民情、乡谣、土话糅合在作品里，把宗教信仰、政治改革、文化冲突、性格特征等，也杂糅在一起，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复杂的结构。解读他的小说，需要了解他的性格心理特征、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这样才能正确把握贾平凹的文化倾向和文化特质。

第一节 贾平凹的文化心理特征

贾平凹自幼生长在一个有二十多人的大家庭中，父辈弟兄五人，他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以教书为业。他五岁入学，成绩优秀。因父亲长期在外县教书，他与父母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常受饥饿困扰，加之周围缺乏温暖和人情，使他的性格压抑、内向。然而善于思考的他，总是愿意在主观世界进行思考，独发忧思之情，唯有作文成绩颇优，可聊以慰藉孤寂之心。

贾平凹十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全家人由此从物质到精神都遭了劫难，这给少年贾平凹的心灵上又笼了一层阴翳，使他更加深了孤独感。越是孤独，性格越是内